

第六十三回

二僧蕩怪鬧龍宮

羣聖除邪獲寶貝

却說祭賽國王與大小公卿見孫大聖與八戒騰雲駕霧，提着兩個小妖，飄然而去，一個個朝天禮拜道：『話不虛傳！今日方知有此叢神仙活佛！』又見他遠去無踪，却拜謝三藏沙僧道：『寡人肉眼凡胎，只知高徒有力量，拿住妖賊便了，豈知乃騰雲駕霧之上仙也。』三藏道：『貧僧無些法力，一路上多虧這三個小徒。』

沙僧道：『不瞞陛下說。我大師兄乃齊天大聖皈依，他曾大鬧天宮，使一條金箍棒，十萬天兵，無一個對手，只鬧得太上老君害怕，玉皇大帝心驚。我二師兄乃天蓬元帥果正，他也曾掌管天河八萬水兵大衆，惟我弟子無法力，乃捲簾大將受戒。愚弟兄若幹別事無能，若說擒妖縛怪，拿賊捕亡，伏虎降龍，踢天弄井，以至攪海翻江之類，略通一二。這騰雲駕霧，喚雨呼風，

與那換斗移星，擔山趕月，特餘事耳，何足道哉？」

國王聞說，愈十分加敬，請唐僧上坐，口口稱爲「老佛」，將沙僧等皆稱爲「菩薩」。滿朝文武欣然，一國黎民頂禮不題。

却說孫大聖與八戒駕着狂風，把兩個小妖攝到亂石山碧波潭，住定雲頭，將金箍棒吹了一口仙氣，叫「變！變！」變作一把戒刀，將一個黑魚怪割了耳朵，鮎魚精割了下唇，撇在水裏，喝道：「快早去對那萬聖龍王報知，說我齊天大聖孫爺爺在此，着他即送祭賽國金光寺塔上的寶貝出來，免他一家性命，若迸半個不字，我將這潭水攪淨，教他一門兒老幼遭誅！」

那兩個小妖，得了命，負痛逃生，拖着鎖索，淬入水內，謊得那些鼃鼃龜龜，蝦蟹魚精，都來圍住，問道：「你兩個爲何拖繩帶索？」一個掩着耳，搖頭擺尾；一個侮着嘴，跌腳搥胸，都嚷嚷鬧鬧，竟上龍王宮殿，報「大王，禍事了！」那萬聖龍王正與九頭驢馬飲酒，忽見他兩個來，即停杯問何禍事。那兩個即告道：「昨夜巡攔，被唐僧、孫行者，掃塔捉獲，用鐵索拴鎖。今早見國

王，又被那行者與豬八戒抓着我兩個，一個割了耳朵，一個割了嘴唇，拋在水中，着我來報，要索那塔頂寶貝。」遂將前後事細說了一遍。

那老龍聽說是孫行者齊天大聖，說得魂不附體，魄散九霄，戰兢兢對駙馬道：「賢婿啊，別個來還好計較，若果是他，却不善也！」駙馬笑道：「太岳放心。愚婿自幼學了些武藝，四海之內，也曾會過幾個豪傑，怕他做甚？等我出去與他交戰三合，管取那厮縮首歸降，不敢仰視。」好妖怪，急縱身，披掛了，使一般兵器，叫做月牙鏢，步出宮，分開水道，在水面上叫道：「是甚麼齊天大聖？快上來納命！」行者與八戒，立在岸邊，觀看那妖精怎生打扮：——

戴一頂爛銀盔，光欺白雪；貫一副兜鍪甲，亮敵秋霜。上罩着錦征袍，真是彩雲籠玉腰；束着犀紋帶，果然像花鱗纏金。手執着月牙鏢，霞飛電掣；脚穿着豬皮鞋，水利波分。遠看時一頭一面，近觀處四面皆人。前有眼，後有眼，八方通見；左也口，右也口，九口俱言。一聲吹喝長空振，似鶴飛鳴貫九宸。

他見無人對答，又叫一聲：「那個是齊天大聖？」行者按一按金箍，理一理鐵棒，道：「老

孫便是。」那怪道：「你家居何處？身出何方？怎生得到祭賽國，與那國王守塔，却大胆獲我頭目，又敢行兇，上吾寶山索戰？」行者罵道：「你這賊怪，原來不識你孫爺爺哩！你上前，聽我道：」

「老孫祖住花果山，大海之間水簾洞。自幼修成不壞身，玉皇封我齊天聖。只因大鬧斗牛宮，天上諸神難取勝。當請如來展妙高，無邊智慧非凡用。爲翻筋斗賭神通，手化爲山壓我重。整到如今五百年，觀音勸解方逃命。大唐三藏上西天，遠拜靈山求佛頌。解脫吾身保護他，煉魔淨怪從修行。路逢西域祭賽城，屈害僧人三代命。我等慈悲問舊情，乃因塔上無光映。」

「吾師掃塔探分明，夜至三更天籟靜。捉住妖精取實供，他言汝等偷寶珍。合伴爲盜有龍王，公主連名稱萬聖。血雨澆淋塔上光，將他寶貝偷來用。殿前供狀更無虛，我奉君言馳此境。所以相尋索戰爭，不須再問孫爺姓。快將寶貝獻還他，免汝老幼全家命。敢若無知聘勝強，教你水滸山頽都踏蹬！」

那駙馬聞言，微微冷笑道：『你原來是取經的和尚，沒要緊，羅織管事！我偷他的寶貝，你取佛的經文，與你何干，却來厮鬪？』行者道：『這賊怪甚不達理！我雖不受國王的恩惠，不食他的水米，不該與他出力；但是你偷他的寶貝，污他的寶塔，屢年屈苦金光寺僧人，他是我一門同氣，我怎麼不與他出力，辨明冤枉？』駙馬道：『你既如此，想是要行賄鬪。常言道：『武不善作。』但只怕起手處，不得留情，一時間傷了你的性命，誤了你去取經！』

行者大怒，罵道：『這潑賊怪，有甚強能，敢開大口走上來，吃老爺一棒！』那駙馬更不心慌，把月牙鏟架住鐵棒，就在那亂石山頭，——這一場真個好殺：

妖魔盜寶塔無光，行者擒妖報國王。小怪逃生回水內，老龍破胆各商量。九頭駙馬施威武，披掛前來展素強。怒發齊天孫大聖，金箍棒起十分剛。那怪物，九個頭顱十八眼，前前後後放毫光；這行者，一雙鐵臂千斤力，講講紛紛併瑞祥。鏟似一陽初現月，棒如萬里徧飛霜。他說『你無干休，把不平報！』我道『你有意偷寶，真不良！那潑賤，少輕狂，還他寶貝得安康！』棒迎鏟架爭高下，不見輸贏練戰場。

他兩個往往來來，鬪經三十餘合，不分勝負。豬八戒立在山前，見他們戰到甜美之處，舉着釘鈿，從妖精背後一築。原來那怪九個頭，轉轉都是眼睛，看得明白。見八戒在背後來時，即使鏗鏘架着釘鈿，鏗頭抵着鐵棒。又耐戰五七合，搵不得前後齊輪，他却打個滾，騰空跳起，現了本像，乃是一個九頭蟲，形像十分醜惡。見此身模，怕殺人他生得——

毛羽鋪錦，團身結絮。方圓有丈二規模，長短似壺罍樣式。兩隻脚尖利如鈎，九個頭攢環一處。展開翅，極善飛揚，縱大鵬無他力氣；發起聲，遠振天涯，比仙鶴還能高唳。眼多爛灼幌金光，氣傲不同凡鳥類。

豬八戒看見心驚，道：「哥啊！我自爲人，也不曾見這個惡物，是甚血氣生此禽獸也？」行者道：「真個罕有真個罕有！等我趕上打去！」好大聖，急縱祥雲，跳在空中，使鐵棒照頭便打。那怪物大顯身，展翅斜飛，颼的打個轉身，掠到山前，半腰裏又伸出一個頭來，張開口如血盆相似，把八戒一口咬着，半拖半扯，捉下碧波潭水內而去；及至龍宮外，還變作前番模樣，將八戒擲之於地，叫：「小的們何在？」

那裏面鯖鮓鯉鱖之魚精，龜鼈鼉鼉之介怪，一擁齊來，道聲『有！』駙馬道：『把這個和尚綁在那裏，與我巡攔的小卒報仇！』衆精推推嚷嚷，抬進八戒去時，那老龍王歡喜，迎出道：『賢塔有功，怎生捉他來也？』那駙馬把上項原故說了一遍。老龍即命排酒賀功不題。

却說孫行者見妖精擒了八戒，心中懼道：『這厮恁般利害！我待回朝見師，恐那國王笑我；待要開言罵戰，怎奈我又單身？况水面之事不慣。且等我變化了進去，看那怪把獸子怎生擺佈。若得使，且偷他出來幹事。』好大聖，捻着訣，搖身一變，還變做一個螃蟹，淬於水內，竟至牌樓之前。原來這條路是他前番襲牛魔王盜金睛獸走熟了的。直至那宮闕之下，橫爬過去，又見那老龍王與九頭蟲合家兒歡喜飲酒。行者不敢相近，爬過東廊之下，見幾個蝦精蟹精，紛紛紆紆耍子。

行者聽了一會言談，却就學語學話，問道：『駙馬爺爺拿來的那長嘴和尚，這會死了不會？』衆精道：『不會死，縛在那西廊下，啣的不是？』行者聽說，又輕輕的爬過西廊，真個那獸

子綁在柱上哼哩。行者近前道：『八戒，認得我麼？』八戒聽得聲音，知是行者道：『哥哥，怎麼了！反被這厮捉住我也！』行者四顧無人，將掛咬斷索子叫走。那馱子脫了手道：『哥哥，我的兵器被他收了，又奈何？』行者道：『你可知道收在那裏？』八戒道：『當被那怪拿上宮殿去了。』行者道：『你先去牌樓下等我。』

八戒逃生，悄悄的溜出。行者復身爬上宮殿觀看，左首下有光彩森森，乃是八戒的釘鈹放光；使個隱身法，將鈹偷出，到牌樓下，叫聲：『八戒接兵器！』馱子得了鈹，便道：『哥哥，你先走，等老豬打進宮殿。若得勝，就捉住他一家子；若不勝，敗出來，你在這潭岸上救應。』行者大喜，只教仔細。八戒道：『不怕他水裏本事，我略有些兒。』行者丟了他，負出水面不題。

這八戒束了皂直裰，雙手纏鈹，一聲喊，打將進去，慌得那大小水族，奔奔波波，跑上宮殿，吆喝道：『不好了！長嘴和尚掙斷繩返打進來了！』那老龍與九頭蟲並一家子俱措手不及，跳起來，藏藏躲躲。這馱子不願死活，闖上宮殿，一路鈹，築破門扇，打破桌椅，把些吃酒的家伙

之類，盡皆打碎。有詩爲證：

木母遭逢水怪擒，心猿不捨苦相尋。暗施巧計偷開鎖，大顯神威怒恨深。駙馬忙

携公主嫁，龍王戰慄絕聲音。水宮絳闕門窗損，龍子龍孫盡沒魂。

這一場，被八戒把玳瑁屏打得粉碎，珊瑚樹攪得凋零。那九頭蟲將公主安藏在内，急取月牙鏟，趕至前宮，喝道：『潑夯豕！怎敢欺心驚吾眷族！』八戒罵道：『這賊怪，你焉敢將我捉來！這場不干我事，是你請我來家打的！快拿寶貝還我，回見國王了事；不然，決不饒你一家命也！』

那怪那肯容情，咬定牙齒，與八戒交鋒。那老龍纔定了神思，領龍子，龍孫，各執鎗刀，齊來八戒見事體不諧，虛幌一鎚，掣身便走。那老龍帥衆追來，須臾，攆出水中，都到潭面上翻

却說孫行者立於潭岸等候，忽見他們追趕八戒，出離水中，就半踏雲霧，掣鐵棒，喝聲

『休走！』只一下，把個老龍頭打得稀爛。可憐血濺潭中紅水泛，屍飄浪上敗鱗浮。說得那龍子，龍孫，各各逃命；九頭駙馬，收龍屍轉宮而去。

行者與八戒且不追襲，回上岸，備言前事。八戒道：『這廝銳氣挫了！被我那一路鉞，打進去時，打得落花流水，魂散魄飛！正與那駙馬廝鬪，却被老龍王趕着，却虧了你打死。那廝們回去，一定停喪掛孝，決不肯出來。今又天色晚了，却怎奈何？』行者道：『管甚麼天晚！乘此機會，你還下去攻戰。務必取出寶貝，方可回朝。』那猓子意懶情疎，佯佯推托。行者催逼道：『兄弟不必多疑，還像剛纔引出來，等我打他。』

兩人正自商量，只聽得狂風滾滾，慘霧陰陰，忽從東方竟往南去。行者仔細觀看，乃二郎顯聖，領梅山六兄弟，架着鷹犬，挑着狐兔，抬着獐鹿，一個個腰挎彎弓，手持利刃，縱風霧踴躍而來。行者道：『八戒，那是我七聖兄弟，倒好留請他們，與我助戰。若得成功，倒是一場大機會也。』八戒道：『既是兄弟，極該留請。』行者道：『但內有顯聖大哥，我會受他降伏，不好見他。你去攔住雲頭，叫道：「真君，且略住住。齊天大聖在此進拜。」他若見是我，斷然住了。待他安

下，我却好見。」

那獸子急縱雲頭，上山攔住，厲聲高叫道：「真君，且慢車駕。有齊天大聖請見哩。」那爺爺見說，即傳令，就停住六兄弟，與八戒相見畢，問：「齊天大聖何在？」八戒道：「現在山下聽呼喚。」二郎道：「兄弟們，快去請來。」六兄弟乃是康、張、姚、李、郭、直，各各出營叫道：「孫悟空哥哥，大哥有請。」行者上前，對衆作禮，遂同上山。二郎爺爺迎見，攜手相攙，一同相見道：「大聖，你去脫大難，受留沙門，刻日功完，高登蓮座，可賀可賀！」

行者道：「不敢。向蒙莫大之恩，未展斯須之報。雖然脫難西行，未知功行何如。今因路遇祭賽國，答救僧災，在此擒妖索寶，偶見兄長車駕，大胆請留一助。未審兄長自何而來？肯見愛否？」二郎笑道：「我因閑暇無事，同衆兄弟採獵而回。幸蒙大聖不棄留會，足感故舊之情。若命挾力降妖，敢不如命？却不知此地是何怪賊？」六聖道：「大哥忘了？此間是亂石山，山下乃碧波潭，萬聖之龍宮也。」二郎驚訝道：「萬聖老龍，却不生事，怎麼敢偷塔寶？」

行者道：「他近日招了一個駙馬，乃是九頭蟲成精。他郎丈兩個做賊，將祭賽國下了一

場血雨，把金光寺塔頂舍利佛寶偷來。那國王不解其意，苦拿着僧人拷打。是我師父慈悲，夜來掃塔，當被我在塔上拿住兩個小妖——是他差來巡探的。今早押赴朝中，實實供招了。那國王就請我師收降，師命我等到此。先一場戰，被九頭蟲腰裏伸出一個頭來，把八戒啣了去，我却又變化下水，解了八戒。纔然大戰一場，是我把老龍打死，那厮們收屍掛孝去了。我兩個正議索戰，却見兄長儀仗降臨，故此輕瀆也。」

二郎道：「既傷了老龍，正好與他攻擊，使那厮不能措手，却不連窩巢都滅絕了。」八戒道：「雖是如此，奈天晚何？」二郎道：「兵家云：『征不待時，』何怕天晚？」康姚郭直道：「大哥莫忙。那厮家眷在此，料無處去。孫二哥也是貴客，豬鬃鬃又歸了正果，我們營內，有隨帶的酒餚，教小的們取火，就在此鋪設。一則與二位賀喜，二來也當叙情。且歡會這一夜，待天明索戰何遲？」二郎大喜道：「賢弟說得極當。」却命小校安排。行者道：「列位盛情，不敢固却。但自做和尚，都是齋戒，恐葷素不便。」二郎道：「有素果品，酒也是素的。」衆兄弟在星月光前，幕天席地，舉杯叙舊。

正是寂寞更長，歡娛夜短。早不覺東方發白。那八戒幾鍾酒吃得與抖抖的，道：「天將明了，等老豬下水去索戰也。」二郎道：「元帥仔細。只要引他出來，我兄弟們好下手。」八戒笑道：「我曉得我曉得！你看他斂衣纏鈹，使分水法，跳將下去，竟至那牌樓下，發聲喊，打入殿內。此時那龍子披了麻，看着龍屍哭；龍孫與那駙馬，在後面收拾棺材哩。這八戒罵上前，手起處，鈹頭着重，把個龍子夾腦連頭，一鈹築了九個窟窿。諛得那龍婆與衆，往裏亂跑，哭道：「長嘴和尚又把我兒打死了！」

那駙馬聞言，即使月牙鏟，帶龍孫往外殺來。這八戒舉鈹迎敵，且戰且退，跳出水中。這岸上齊天大聖與七兄弟一擁上前，鎗刀亂下，把個龍孫剝成幾斷肉餅。那駙馬見不停當，在山前打個滾，又現了本像，展開翅，旋繞飛騰。二郎即取金弓，安上銀彈，扯滿弓，往上就打。那怪急鑿翅，掠到山邊，要咬二郎；半腰裏，纔伸出一個頭來，被那頭細犬，擡上去，汪的一口，把頭血淋淋的咬將下來。那怪物負痛逃生，竟投北海而去。八戒便要趕去。行者止住道：「且莫趕他。正是「窮寇勿追。」他被細犬咬了頭，必定是多死少生。等變做他的模樣，你分開水路，趕我

進去，尋那宮主，詐他寶貝來也。」二郎與六聖道：「不趕他，倒也罷了；只是遺這種類在世，必爲後人之害。」至今有個九頭蟲滴血，是遺種也。

那八戒依言，分開水路。行者變作怪像前走，八戒吹吹喝喝後追。漸漸追至龍宮，只見那萬聖宮主道：「駙馬，怎麼這等慌張？」行者道：「那八戒得勝，把我趕將進來，覺道不能敵他。你快把寶貝好生藏了！」那宮主急忙難識真假，即於後殿裏取出一個渾金匣子來，遞與行者道：「這是佛寶。」又取出一個白玉匣子，也遞與行者道：「這是九葉靈芝。你拿這寶貝藏去，等我與豬八戒鬪上兩三合，攆住他。你將寶貝收好了，再出來與他合戰。」

行者將兩個匣兒收在身邊，把臉一抹，現了本像道：「宮主，你看我，可是駙馬麼？」宮主慌了，便要搶奪匣子，被八戒跑上去，着肩一鎚，築倒在地。還有一個老龍婆徹身就走，被八戒扯住，舉鎚纔築。行者道：「且住！莫打死他，留個活的，好去國內見功。」遂將龍婆提出水面。行者隨後捧着兩個匣子上岸，對二郎道：「感兄長威力，得了寶貝，掃淨妖賊也。」二郎道：「一則是那國王洪福齊天，二則是賢昆玉神通無量，我何功之有？」兄弟們俱道：「孫二哥既已

功成，我們就此告別。」行者感謝不盡，欲留同見國王。諸公不肯，遂帥衆回灌口去訖。

行者捧着匣子，八戒拖着龍婆，半雲半霧，頃刻間到了國內。原來那金光寺解脫的和尙都在城外迎接。忽見他兩個雲霧定時，近前磕頭禮拜，接入城中。那國王與唐僧正在殿上講論。這裏有先走的和尙，仗着胆，入朝門奏道：「萬歲，孫豬二老爺擒賊獲寶而來也。」那國王聽說，連忙下殿，共唐僧、沙僧，迎着稱謝神功不盡，隨命排筵謝恩。三藏道：「且不須賜飲；着小徒歸了塔中之寶，方可飲宴。」三藏又問行者道：「汝等昨日離國，怎麼今日纔來？」行者把那戰駙馬，打龍王，逢真君，敗妖精，及變作詐寶貝之事，細說了一遍。三藏與國王，大小文武，俱喜之不勝。

國王又問：「龍婆能人言語否？」八戒道：「乃是龍王之妻，生了許多龍子，龍孫，豈不知人言？」國王道：「既知人言，快早說前後做賊之事。」龍婆道：「偷佛寶，我全不知，都是我那夫尹龍鬼與那駙馬九頭蟲，知你塔上之光，乃是佛家舍利子，三年前，下了血雨，乘機盜去。」又問：「靈芝草是怎麼偷的？」龍婆道：「只是小女萬聖宮主，私入大羅天上，靈霄殿前，偷的

王母娘娘九葉靈芝草。那舍利子得這草的仙氣，溫養着，千年不壞，萬載生光，去地下，或田中，掃一掃，即有萬道霞光，千條瑞氣。如今被你奪來，弄得我夫死子絕，塔喪女亡，千萬饒了我的命罷！八戒道：『正不饒你哩！』行者道：『家無全犯。——我便饒你，只便要你長遠替我看塔。』龍婆道：『好死不如惡活，但留我命，憑你教做甚麼。』

行者叫取鐵索來。當駕官即取鐵索一條，把龍婆琵琶骨穿了。教沙僧：『請國王來看我們安塔去。』那國王即忙排駕，遂同三藏携手出朝，並文武多官，隨至金光寺上塔。將舍利子安在第十三層塔頂寶瓶中，把龍婆鎖在塔心柱上，念動真言，喚出本國土地城隍與本寺伽藍們，三日進飲食一餐，與這龍婆度口；少有差訛，即行處斬。衆神暗中領諾。行者却將芝草把十三層塔層層掃過，安在瓶內，溫養舍利子。這纔是整舊如新，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依然八方共覩，四國同瞻。

下了塔門，國王就謝道：『不是老佛與三位菩薩到此，怎生得明此事也？』行者道：『陛下，「金光」二字不好，不是久住之物；金乃流動之物，光乃烟灼之氣。貧僧爲你勞碌這場，將

此寺改作伏龍寺，教你永遠常存。」那國王即命換了字號，懸上新扁，乃是勅建護國伏龍寺。一壁廂安排御宴，一壁廂召丹青寫下四衆生形，五鳳樓註了名號。國王攜鑾駕，送唐僧師徒，賜金玉酬答。師徒們堅辭，一毫不受。這真個是——

邪怪剪除諸境靜，寶塔回光大地明。

畢竟不知此去前路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西遊記 第六十三回